

喜条达,治肝之病,总以疏肝性、柔肝体、平肝火为要。

靳主任以平肝柔肝为法治疗中青年高血压病肝阳上亢证,自拟平柔肝方:钩藤(后下)30g,决明子、白芍、天冬各10g,牛膝、石决明(先煎)各20g为基础方。头痛明显者加延胡索10g;口干、腰膝酸软加枸杞子、杜仲各10g,桑寄生30g;睡眠不佳者加酸枣仁30g,远志、茯神各10g;多梦加莲子心3~6g,牡丹皮5~10g。方中钩藤性味甘凉、决明子性味甘苦咸皆有平肝熄风之功,用以为君。白芍性味酸苦甘,养血平肝,还有敛阴之效;天冬性味苦甘寒,养阴生津、滋阴补肾是为臣药。石决明性寒归肝经,平肝潜阳,清肝明目;牛膝性味酸苦甘,补肝肾,引血下行是为佐使。六药合用达到了平肝柔肝之效。

临床观察,靳主任以平肝柔肝法治疗早期高血压病肝阳上亢证患者,可以减少其服用西药的次数,甚至停服西药,仅服中药就可以控制血压,滋阴养肝柔肝,有助于平潜肝阳,致血脉和调,血压正常。使用本法治疗中青年高血压病肝阳上亢证,取得较为满意的临床效果。

### 3 病案举例

郑某,男,51岁。2013年2月22日初诊。诊见:头晕、头胀痛,口干、口苦,急躁易怒,烦躁不安,失眠多梦,大便干,小便可。舌质红、苔薄黄,脉弦数。血压:165/110

mmHg,自诉发现高血压2年,未服药治疗,平素工作较紧张,作息较晚。中医诊断:眩晕,证属肝阳上亢;西医诊断:高血压病3级。以平肝潜阳、养肝柔肝为法。处方:钩藤(后下)、石决明(先煎)、牛膝各20g,决明子、白芍、天冬、远志、茯神各10g,酸枣仁30g,共7剂。患者要求服用中药治疗,考虑血压水平,仍给予替米沙坦,每次80mg,每天1次,口服。嘱其低盐饮食,适量运动,作息规律。

二诊(2013年3月1日):患者诉头痛、烦躁减轻,仍有失眠,舌质红、苔薄,脉弦,血压:145/95mmHg,在一诊方基础上加珍珠母30g以安神定志,继予7剂,水煎分2次服。继续给予替米沙坦,每次80mg,每天1次,口服。

三诊(2013年3月18日):患者自述头痛、头胀消失,寐改善,有双目干涩,舌质红、苔薄,脉弦,血压:135/85mmHg,二诊方加用枸杞子、地骨皮,每天1剂,口服。患者告知其一直未服用降压药替米沙坦。

2013年11月4日门诊复诊,血压控制尚可,予中药间断治疗。嘱患者在家继续监测血压,定期门诊随诊,其后中药间断治疗。2013年11月15日随访,血压控制可,波动在110~135/70~85mmHg。

(责任编辑:刘淑婷)

## 姜德友教授从脾胃湿热论治狐惑病

庞作为,姜德友

黑龙江中医药大学,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

[关键词] 狐惑病;脾胃湿热;中医疗法;姜德友

[中图分类号] R256.39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0256-7415(2014)08-0016-02

DOI: 10.13457/j.cnki.jncm.2014.08.009

姜德友教授系黑龙江省名中医,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,博士研究生导师。从事中医临床、科研工作三十余年,学验俱丰,擅用经方治疗疑难杂症,每起沉痾,对狐惑病诊治尤有心得。笔者有幸随师侍诊,现总结姜教授诊治狐惑病的经验,以飨读者。

### 1 狐惑病命名

狐惑病临床以目赤、咽喉及前后二阴蚀烂为主要特征。患者有神情恍惚、卧起不安的症状,且有惑乱狐疑、出入无迹之性,故以“狐惑病”命名。最早出自张仲景《金匮要略·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第三》:“狐惑之为病,状如伤寒,默

[收稿日期] 2014-01-20

[基金项目]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基金项目“龙江医派研究”(编号:ZHY12-Z095)

[作者简介] 庞作为(1988-),女,硕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经方治疗内科疑难杂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。

[通讯作者] 姜德友, E-mail: jiangdeyou@126.com。

默欲眠，目不得闭，起卧不安，蚀于喉为惑，蚀于阴为狐，不欲饮食，恶闻食臭，其面目乍赤、乍黑、乍白，蚀于上部则声嘎，甘草泻心汤主之。”

## 2 狐惑病病因病机

文献研究显示，多认为肝胆湿热为狐惑病之核心病机，而姜教授认为，脾胃湿热熏蒸是狐惑病发病的关键。病位涉及肝、心、脾、胃。湿热循经熏蒸局部窍道血脉肌肉，故咽喉及前后二阴瘡痒溃烂；湿热扰及心神，故心烦不得眠，卧起不安；湿热弥散肌肤，故面目乍赤、乍黑、乍白；湿热熏蒸于上，损伤声门，故声音嘶哑；脾胃湿热内蕴，纳运失职，故不思饮食，恶闻食臭。

姜教授认为，脾主运化，喜燥而恶湿，脾虚则易生湿，湿邪又易伤脾困脾，其性重浊黏腻，日久化为湿热，且易波及它脏，隐匿经隧，循经上蚀下注，伺机作变，损伤口、眼及前后二阴，形成本病。“脾为病湿之渊藪”。《内经》亦云：“诸湿肿满，皆属于脾。”

同时，湿邪又会随人体体质的差异发生不同的变化。或夹热熏蒸，或湿热久停，蒸腐气血，化热成毒，上下相蚀；或日久伤及气阴，致使虚实兼夹，缠绵难去。因此，湿之为患在本病的发病中有着重要作用。同时，湿邪致病，又有内外之分。外湿为六淫之一，可为气候潮湿，或摄水淋雨；内湿多因饮食不节，如恣食生冷、肥甘，或饥饱失常，损伤脾胃，运化失职，津液不得转输，停聚而生。不论内湿与外湿，一旦存留体内，每逢阴虚津亏之人，其形瘦而内火易动，久必化热，或遇脏腑积热火盛者，湿亦从热化，成为湿热之证。《金匱要略释义》中指出，“狐惑病是一种湿热浸淫所引起的疾患”。薛生白在《湿热病篇》中说：“太阴内伤，湿饮停聚，客邪再至，内外相引，故病湿热。”陈无择言：“内外所感，皆由脾气虚弱，湿邪乘而袭之。”

所以，脾虚是湿浊致病的病理基础。湿热之邪内蕴，必然首犯中焦，困遏脾胃，使全身气机升降不利。如李东垣在《脾胃论》中指出，脏腑的升降浮沉，以脾胃为枢纽。因脾为阴土，属后天之本，喜燥恶湿，湿盛则困脾，胃喜润恶燥，热盛则伤胃，湿热蕴遏交蒸，则清阳不升、浊阴不降，进而影响到肝之疏泄条达，形成“土壅木郁”。如《医宗金鉴·删补名医方论》所述：“盖肝性急善怒，其气上行则顺，下行则郁……而肝木之所以郁……土虚不能升木也……盖肝为木气，全赖土以滋培……若中土虚，则木不升而郁。”而肝之疏泄与脾之健运是相辅相成的，如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》言：“土得木而达。”肝疏泄失司，则继而又影响到脾之健运，加重了湿热的留滞。因而，脾气的健运是气机条达、肝正常疏泄的保障。

因此，本病与肝经的关系亦较为密切。湿热之邪内蕴脾胃，浸渍肝经，或内伤七情，肝郁失达，以致湿热沿肝经“循

喉咙之后，上入颞颥，连目系”，熏蒸咽喉及眼目，故见口腔、咽部生疮，溃烂不愈，甚则目赤如鸠眼；或流注关节经络，则关节肿痛；循肝经“环阴器”，故见生殖器、尿道口、肛周等处糜烂。又因其缠绵反复，日久又变证繁多，病势深入，而现阴虚、阳虚、血瘀、血热甚或动血等变证。《诸病源候论·伤寒病诸候下·伤寒狐惑候》在论述狐惑的病因时云：“皆由湿毒气所为也。”可见湿邪在狐惑病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。

## 3 狐惑病治疗

姜教授认为，湿热蕴结于中焦，湿热之邪循经熏蒸，临床表现不一，增加了辨证论治的难度，但总体上仍宜清热解毒，安中化湿，故拟甘草泻心汤(生甘草、炙甘草、黄芩、黄连、党参各 15 g，半夏、干姜各 10 g，大枣 10 枚)为主方泄中焦湿热，对症治疗狐惑病，取效颇验。方中甘草生品重在清热解毒泻火，以利咽喉，蜜炙后重在健脾益气，顾护脾胃；黄芩、黄连苦寒，清热燥湿，泻火解毒，助胃之降浊；半夏、干姜辛温，宣化内湿，助脾之升清；四药寒温并用，辛开苦降，针对性用药，调畅气机升降；党参、大枣味辛，扶正健脾安中，养心安神，顾护正气。本方处方精当，药简而效活，配伍严谨。若兼见肌肉、关节痛，常合升阳益胃汤治疗，其中羌活、独活、防风宣散外风，取其风能胜湿之意。

## 4 病案举例

例 1：孙某，女，27 岁。2000 年 10 月 22 日初诊。经行不定期，色暗有块，口腔溃疡，腿红疹，外阴溃疡 2~3 天，畏寒，乏力，舌尖红、苔黄，脉滑数。综合脉症，诊断为狐惑病。治宜清热利湿，和胃补中。予以甘草泻心汤合升阳益胃汤化裁治疗。处方：黄芪 60 g，党参、白术各 20 g，甘草、半夏、陈皮、羌活、独活、白芍、生姜、茯苓各 15 g，黄连、肉桂、防风、柴胡、泽泻各 10 g，大枣 5 枚，黄柏 5 g。7 剂，水煎温服。

复诊时诉外阴溃疡基本愈合，但口腔新起三小处溃疡。姜教授遵效不更方，故在上方基础上加黄精 15g。7 剂，水煎温服。服药后溃疡愈合。

例 2：程某，男，40 岁。2010 年 3 月 21 日初诊。狐惑病 4 年余，关节疼，怕冷，牙痛，自觉高热，手脚拘急，口干，便干，心烦，寐差，舌红、苔薄黄，脉滑数。综合诸症，宜用寒热平调、利湿除烦之法。予以甘草泻心汤合升阳益胃汤加减治疗。处方：黄芪 50 g，生白术、百合、夜交藤各 30 g，当归 20 g，生晒参、茯神、焦栀子、炒白芍、柏子仁、生甘草各 15 g，泽泻、防风、羌活、独活、肉桂、黄连、半夏、陈皮各 10 g。6 剂，水煎温服。

复诊时诉上症好转，在医大眼科住院用激素，因属寒凉，故上方加炮附子 15 g。7 剂，水煎温服。服后痊愈，无不适。

(责任编辑：刘淑婷)